



(独幕话剧)

红色的友谊

纪桂林剧作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话剧团集体改写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紅 色 的 友 誼

独 幕 話 劇

紀 桂 林 劇 作

新疆維吾尔自治区話劇团集体改写

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 · 西 安

內 容 提 要

本劇表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某部隊醫院的醫務人員，為了搶救一個患宮外孕破裂的維吾爾族老鄉，毫不吝惜地用自己的鮮血終於把這個老鄉救活了。這一行動充分表現了我們民族之間，軍民之間的團結和友誼，這種友誼不是普通的友誼，而是用鮮血結成的紅色友誼。

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號)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4號

西安新華印刷廠印刷 陝西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· $\frac{3}{4}$ 印張 · 14,800字

1959年3月第一版 · 1959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-6,500 定價：(5)一角

統一書號：T10147·62

人 物 表

江主任：大尉，軍医。（称江）

陈佩华：中尉，軍医。（称陈）

苏 明：中尉，軍医。（称苏）

楊 萍：护士。（称杨）

李班长：炊事班长。（称李）

张 兰：护士。（称张）

方小玲：护士。（称方）

牙可甫：維族老太爷。（称牙）

帕 夏：維族小姑娘。（称帕）

时 間：一九五八年的春天。

地 点：新疆軍区某部队的医疗站。

医疗站的护士办公室，是利用过去維族老乡的房子，在右側隔出了一間手术室，正門偏右通外面，台左有門通治疗室。办公室內有办公桌、椅子，靠近窗子还有病历柜，及护士办公的有关用品。

幕启：台上有办公桌上的煤油灯的一絲光亮，牆上的鐘嘀嗒嘀嗒有节奏地打破了深夜的沉靜。稍許，楊萍端着治疗盘手提着馬灯从正門上，她抽出几份病历坐在桌上写着什么。又稍許，值班医生苏明上。

苏 明：楊萍，做完了？

楊 萍：馬上就完。

苏 明：七床睡着了嗎？

楊 萍：睡着了，睡的很好！

苏 明：那个十二床的維族战士叫什么来着？

楊 萍：叫阿不都热合滿。

苏 明：对！阿不都热合滿，这个名字我老記不住，他的体溫現在多少？

楊 萍：十点查了一次是39度2，刚才查的是37度6。（把病历表給苏）

苏 明：（看着病历說）体溫降下来了！（感叹地）这个小伙

子体格可真棒，都燒到四十多度了，他还象沒事似的，要叫一般的人，早就燒的稀里糊塗的了！

楊 萍：苏医生，你還沒見哪！每次我去問他“康达克”？他总是笑嘻嘻的說：“牙克西”“牙克西”。

苏 明：什么？什么？

楊 萍：噢！我問他怎么样？他說：“好！好！”

苏 明：楊萍！你再說一遍。（掏出小本記）

楊 萍：“康达克”是“怎么样？”“亞克西”是“好”。

苏 明：（边写边自語）“康达克”“牙克西”，唉呀！我可真的要好好地学！我在維族病員面前簡直成了聾子和哑吧了！听了懂也不会問！

楊 萍：你剛來嘛，五一年我們参加減租反霸工作时，刚到乡下也和你一样！

苏 明：楊萍！你参加过本地区的減租反霸？

楊 萍：（点头）

苏 明：那你的維族話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吧？

楊 萍：啊！那时候翻譯很少，为了工作方便我們就都学了，到工作結束的时候，我都快变成半个小翻譯了！

苏 明：楊萍，你可真不简单哪！帮助兄弟民族翻身，你还出过一份力量呢！

楊 萍：要說我們帮助兄弟民族翻身，倒不如說兄弟民族的农民教育了我，提高了我的階級覺悟，使我認清了地主恶霸的罪恶，提起了減租反霸，我就想起了阿衣汗。

苏 明：阿衣汗？

楊 萍：是啊！有一个恶霸地主叫馬木提汗，他家里有監獄，有刑具，他可以隨隨便便杀害一个农民，在他們家門口有一棵大树，就在那棵大树上吊打残害过三千多农民，农民把那棵树叫血泪树！

苏 明：这簡直是奴隶式的統治！

楊 萍：阿衣汗就是他家的僱农，四七年她刚生下孩子的第三天就叫馬木提汗抓去了，硬逼着她挤奶給他的狗吃，他說狗吃了人的奶长大了能咬人，能看門！

苏 明：这个阿衣汗現在还在嗎？

楊 萍：在呀！減租反霸斗争中她最积极最勇敢了，所以大伙选她妇女会的主任，那个时候，我們就住在她家里，她还給我們起了名字，陈医生叫努力曼，我叫古而尼沙。

苏 明：古而尼沙！

楊 萍：維族人民的性格真可爱，是那样开朗、直爽、强悍、乐观，和他們呆长了，真不想离开，工作困結束的时候，我和陈医生都要求过，永远留在农村工作。

苏 明：楊萍！你說的是那个陈医生？

楊 萍：就是妇科陈佩华，那时候我們一起在巡迴医疗队工作，她还是我們护士长呢？真快呀！这一轉眼都快七年了！

苏 明：是啊！几年来新疆的变化真大啊！

楊 萍：是啊！新疆是个好地方，可真不假！

〔牆上的掛鐘嚕嚕了十二下。

楊 萍：該吃夜班飯了。蘇醫生，你先去吃吧！

蘇 明：你先去吃吧！我到病房去看看。（提馬燈下）

楊 萍：那我把飯給你帶回來吧？

蘇 明：好吧！

楊 萍：（拿飯碗欲下，電話鈴響，楊去接）喂！哪里……是醫療站，什麼病？……男的女的？……啊，農業社的老鄉？……你等一下。（放下電話出，稍許楊同蘇醫生邊說邊上）

楊 萍：是結核性腹膜炎，是女的，是農業社的老鄉！

蘇 明：哪個農業社的？

楊 萍：解放之光農業社的！

蘇 明：（拿起電話）喂！是什麼病？……肚子疼的很厲害嗎？喂！她現在在哪兒？……在農業社？那快送來嗎！……怎麼已經送來了？好！好！（放下電話）
楊萍！已經送來了！

楊 萍：蘇醫生，女病床沒有了！

蘇 明：女床位沒有了？（想）好吧！先把她安置在治療室。

〔楊萍進治療室，蘇醫生也欲進治療室，這時台下有哭聲，蘇走到正門。〕

蘇 明：抬到這兒來！（兩個護士抬着一付擔架上，擔架上躺着一個維族婦女，後面跟着一個維族老爺爺牙可甫和小姑娘帕夏）
抬到治療室！

帕 夏：媽媽，媽媽。（欲進治療室）

牙可甫：帕夏！

苏明：老爷爷，你们在外面等一等。（进治疗室）

帕夏：爷爷！妈妈！妈妈！（哭）

〔这时，抬担架的护士从治疗室出来，穿过办公室出去了！

苏医生紧跟着上，刚一出门，治疗室内杨萍的声音“啊！”

苏明：怎么啦，杨萍！

杨萍：（在内）噢！没什么！

苏明：（拿着病历去到桌前看）阿衣汗！噢，生产队长！

（对牙）阿衣汗是生产队长？

牙可甫：啊！同志，我们的阿衣汗怎么样啦？她的病要不要紧哪？

苏明：老大爷，你放心吧！我们会把她治好的！

牙可甫：送到这儿我放心哪！

苏明：老大爷，你坐在这儿等会吧。（把牙和帕让到靠手术室窗口的凳子上坐下）

〔杨萍出。〕

杨萍：苏医生，病人肚子疼的厉害！

苏明：好，我马上就去给她检查，杨萍，你通知化验室叫他们查一下血常规和血型！

杨萍：好。（拿起电话，这时牙可甫已坐不住，起来想问杨萍）喂！接化验室，（抬头）坐吧老爷爷，（怔住了）怎么？牙可甫老爷爷，（欲说又对电话）噢噢！是啊！我们刚才收到一个急诊，请你们来查一下血常规，再化验一下血型。（放下电话）

牙可甫：古而尼沙！阿衣汗怎么样啦？

杨萍：老爷爷，阿衣汗不要紧的！

牙可甫：不要紧哪？

楊 萍：不要紧，你放心吧！

牙可甫：我放心啊。

楊 萍：老爷爷，天很晚了，我带你去休息吧。

牙可甫：（想了想）好吧。（走）

帕 夏：爷爷！妈妈……（欲进治疗室）

牙可甫：帕夏别闹。

楊 萍：帕夏，别着急，我带你休息去，妈妈就会好的。

（扶帕和牙下）

苏 明：（从治疗室上自语地）怎么痛的这么厉害？（杨上）楊萍！你問了沒有，她发病几天了？

楊 萍：問过，五天。

苏 明：五天！太短了，你問过她过去有沒有結核的历史？

楊 萍：牙可甫老爷爷說沒有。

苏 明：沒有！她有沒有咳嗽、吐痰的現象？

楊 萍：沒有！苏医生要不要請主任来一下？

苏 明：（考虑了下）这样吧！楊萍，你去請妇科陈医生来会診一下，我怀疑有妇科情况存在。

楊 萍：好。（下）（苏来回动着）

陈佩华：（一边走，一边穿衣，一边問）病人在哪儿？

楊 萍：（跟后）在治疗室。

陈佩华：（上场）苏医生，病人怎么样了？

苏 明：（把病历給陈，陈沒接）

陈佩华：好，还是先看看病人吧！（同苏医生下）

【楊萍伏在桌上写，老班长上。

李班长：（看着杨萍埋头工作，慈爱地）小杨子！

杨萍：（抬头）噢，李班长，你来干什么？

李班长：干什么？饭！饭又不吃啦！

杨萍：吃！等一会吃！

李班长：吃，等一会儿吃，你们这个等一会儿，总是靠不住的。

杨萍：好，等一会就去。

李班长：又是一个等一会。

李班长：小杨子，人家可都吃完了，就剩下你们几个了，唉！今晚可是大米饭，大葱爆羊肉，你告诉他们快来吃吧！康达克？

杨萍：牙克西！（老班长下）（杨拿病历表下，陈、苏上）

苏明：陈医生，你认识这个病人？

陈佩华：是啊！过去减租反霸时，我们在她家里住过。

苏明：（自语地）噢！就是杨萍说的那个阿衣汗哪，陈医生，你看怎么样？

陈佩华：我看不象是结核性的腹膜炎。

苏明：是啊！她过去没有结核的历史。

陈佩华：我看象是宫外孕，你看呢，苏医生？

苏明：结核性的腹膜炎是不存在了，可是宫外孕……

陈佩华：你遇到这种病历可能很少，我们妇科接触的比较多，去年就收到好几个宫外孕，据我刚才检查发现了子宫颈举痛和穹窿饱满现象，另外，病人已经闭经两个月了，前些日子又有妊娠的反映，根据这些情况我看是宫外孕。

苏 明：你的意見怎么处理呢？

陈佩华：病情是比較严重的，我的意見，應該馬上进行手术。

苏 明：剖腹切除嗎？

陈佩华：是的。

苏 明：馬上作？

陈佩华：要馬上作，因为一般宫外孕都可能有出血的情况存在……

〔杨萍上。〕

楊 萍：苏医生，病人发生休克！

苏 明：休克！准备輸液。（欲下）

陈佩华：苏医生！馬上动手术吧！

苏 明：病人現在休克啊！

陈佩华：是啊！休克是因为輸卵管破裂失血而引起的，所以應該馬上进行手术，不然会繼續出血，否則……

苏 明：我看叫楊萍去請主任来一下吧？

陈佩华：江主任不是明天要到烏魯木齐去开会去嗎？

苏 明：是啊！……可是还是請他来一下吧！

陈佩华：好！我去請江主任，你赶快做好手术准备。（下）

〔杨萍上。〕

楊 萍：苏医生，还是不行！

苏 明：休克后血压多少？

楊 萍：高压70，低压50，脈搏130次。

苏 明：含盐水輸上了沒有？

楊 萍：刚輸过。

苏明：好，我去看看。（与杨同下）

〔老班长上。〕

李班长：噢！人哪儿去啦？唉！我就知道等一会这句话是靠不住的。唉！她的碗在这儿哪？（拿起碗，叫）小杨子，小杨子。

〔江主任和陈佩华上。〕

江主任：老李啊！你来干什么？

李班长：噢！主任，我是来叫苏医生和小杨子他们去吃饭。

江主任：噢。（下）

陈佩华：李班长！你给我喊一下电工老彭好不好？

李班长：喊老彭干什么？

陈佩华：这儿有个刚住院的老乡，等一会儿要作手术，叫他给开一下发电机。

李班长：怎么，有个老乡，刚住院的，要动手术吗？

陈佩华：是啊！你快去吧！

李班长：好，唉！陈医生，你不是还没吃饭吗？

陈佩华：好，等一会儿再吃吧！

李班长：对，对，俗话说：救命如救火，要晚一点就……

陈佩华：老班长，你看这是什么时候你还……

李班长：对对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。（下）

〔江主任和苏医生上。〕

江主任：你们把情况谈谈吧。

苏明：病人是十二点入院的，二站的诊断是结核性的腹膜炎，根据我们检查，不象是结核性的腹膜炎，她没有结核性的历史，再说发病的时间又太短。

江主任：几天？

苏明：五天。

江主任：怎么发作的？

苏明：在地里干活扭了一下腰，就觉着肚子疼头晕。

陈佩华：病人已经闭经两个来月了，前些日子又有妊娠的反映。

江主任：嗯！根据情况，看来结核性腹膜炎已经不存在了，宫外孕的可能性大。

陈佩华：是啊！

苏明：（同时）啊！

江主任：你们的意见怎么处理呢？

陈佩华：我的意见是马上手术截除。

江主任：苏医生，你的意见怎样呢？

苏明：我同意陈医生的意见，可是病人的血压不太好。

陈佩华：是啊！

江主任：多少？

苏明：高压70，低压50，脉搏130次。

江主任：苏医生，你再去检查一次，以后每十分钟检查一次。

陈佩华：主任，我主张立即动手术的根据是：病人可能是宫外孕破裂，休克是因为失血而引起的，所以应该马上进行手术，不然会继续出血，那病人的生命恐怕有危险哪！

江主任：佩华同志，医生在病人面前，脑子里所想的应该是怎么如何战胜疾病，而不是被疾病所吓倒，你的诊断是正确的，但是在处理步骤上，却忽略了一点，那就

是在进行手术的同时……

苏明：（上）主任，病人的血压又下降了。

陈佩华：多少？

苏明：高压70，低压40，脉搏132次，主任，决定吧！

陈佩华：主任，再不能耽搁时间啦，病人可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啊！

江主任：同志们，现在不能动手术！

陈佩华：什么？

苏明：啊？

江主任：我们要尽一切办法来挽救病人的生命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但是根据现在病人血压继续下降的情况，马上施行手术是很危险的。病人是因为输卵管破裂而引起的休克，根据刚才检查满腹都是浊音，估计出血量不下二千毫升，如果按你们的意见处理，马上施行手术，我们这儿又没血库，再不做好输血准备工作，当切开腹壁，血就会大量喷出，这就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局势，这一点你们考虑到了没有？

陈佩华：输血！

江主任：对，现在马上进行输血工作，同时做好手术准备。

陈佩华：好。（进手术室）

苏明：唉！我怎么没想到呢！主任，输我的吧！我是O型的。

江主任：病人是什么型的？

苏明：病人是A型的。

江主任：不行，最好是输同型的，病人肯定是大量出血，一两个人的血是不够的，现在要赶快找A型血，我

算一个，还有誰是？

苏 明：主任，你不能輸，你明天还要上路。

江主任：沒关系，反正是坐汽車嘛！

陈佩华：主任，我先去啦！（拿起电筒欲走）

江主任：你上哪去？

陈佩华：我去配血，我是A型的。

江主任：那好，我們一块去。

陈佩华：不，主任，你不能再輸了，你的身体不好。

江主任：可你的身体也不比我强啊！

陈佩华：不，我可以。

江主任：不行，一两个人的血是不夠的。

陈佩华：那我再去找几个，（下，又想起）楊萍也是，叫她来。

苏 明：我去叫她。（进治疗室，楊萍上）

楊 萍：主任，我是A型的。

江主任：（一边写病历一边問）还有誰是？

楊 萍：张兰是，还有……

江主任：好！你先叫上张兰，到化驗室去配血，把这里的情况給他們讲一讲，你再告訴他們想办法提前一下。

楊 萍：好。（下）

【苏明上。

江主任：苏医生，病人现在的血压怎么样？

苏 明：高压30，低压60，脈搏120次，比刚才好了一些。

江主任：这是輸液的作用，仅是暂时的。苏医生，你再去把病人的脚部抬高，使病人的头部保持充足的血液。

苏 明：好。（进治療室）

李班长：（上）主任，我一叫他馬上就起来了，現在一切都准备好啦。

江主任：老李啊！什么准备好啦？

李班长：发电机呀！陈医生不是說有个老乡要动手术嗎？

江主任：噢！是啊！老李，你再去告訴一下老彭，叫他好好检查一下发电机，准备好了，馬上送电。

李班长：好。（下）（苏上）

苏明：主任，血还没配回来？

江主任：还没有。

苏明：（自語）咱們多么需要一个血庫啊！（拿起耳机要打电话）

江主任：你往哪打电话？

苏明：我想問問化驗室血配的怎么样？

江主任：不用了，他們比我們还急呢。

苏明：我想叫他們想办法提前一下。

江主任：他們会想办法提前的，你想，深更半夜的，去了那么多人去配血，这已經是在催他們啦，何况还有个陈佩华在那呢！

苏明：主任，陈医生和楊萍都認識这个病人。

江主任：噢，怎么認識的？

苏明：是在減租反霸的时候認識的。

江主任：对，他們那个时候在巡迴医疗队工作。

苏明：今天晚上陈医生是有点急了，我也沉不住气了。

江主任：是啊！心急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脑子里必須冷靜，我記得那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，有一个連长負了重伤，当时流血很多，只有輸血才能挽救他的生命，